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白开元 译

泰戈尔散文精选

● 世界著名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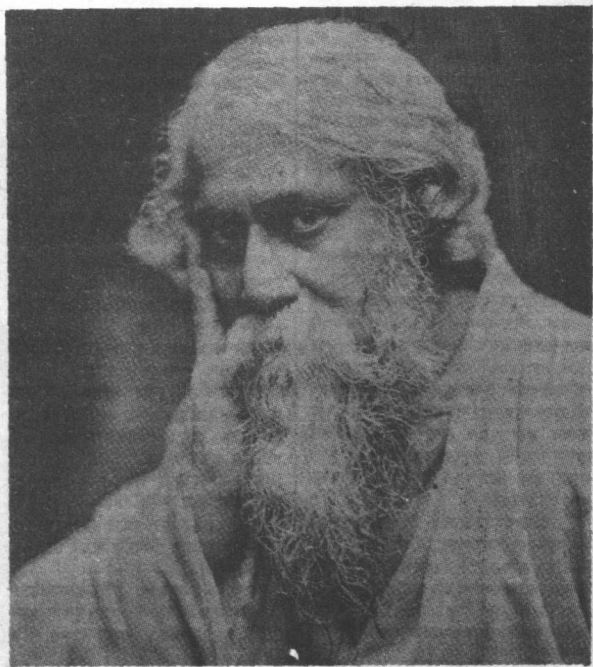
世界著名作家
泰戈尔散文精选
白开元 译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海淀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1092毫米 32开 6.25印张 102(千)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定价: 3.35元
ISBN 7-5043-0983-4/I·99



泰戈尔像

PA773/56

序

根据我的看法，中国加入世界文学行列，自五四运动前夕鲁迅的《狂人日记》始。从那以后，八十年来，中国大力介绍世界文学，其国别之多，作家之众，简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并世罕见。

在所有被介绍的外国大作家中，泰戈尔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他的作品直接影响了五四运动后期中国新文学的创作。他并且亲自来过中国，访问过很多城市，发表过很多讲话。回国以后，他毕生对中国人民怀有满腔的热情。年轻时候，他曾痛斥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到了老年，又关心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临终病榻上还念念不忘中国的抗战。他一生始终不渝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曾预言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复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位伟大的哲人。

但是，中国对泰戈尔的介绍，还不能说是没有遗憾。

最大的遗憾，我认为，就是我们还没有出版翻译他的全集，像莎士比亚、高尔基等等一样；其中

也包含着对他的散文介绍不够。泰戈尔的诗歌、短篇小说、戏剧、长篇小说等已经介绍得比较充分了，而具有典型意义的散文则尚少介绍，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能不说这是一件憾事吗？

白开元同志是一个有心人。他看准了这个遗憾，决心用行动来弥补，选译了这一册《泰戈尔散文精选》。鼎尝一脔，豹窥一斑，从这 30 篇散文中，泰戈尔的散文风格一览无余。我们对这位伟大诗人的了解，也更全面了。

我过去曾在一些文章中讲到泰戈尔。我认为，他既是伟大的诗人，又是伟大的哲学家。他把诗歌创作和哲学思想水乳交融地揉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体。连他的短篇小说都不像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著名的短篇小说那样浅显，而是充满了诗情，洋溢着哲理。至于他的散文，也表现了同样的情况。除了少数类似政论的文章以外，同样是诗情与哲理流露于字里行间，有几篇本身就是优美的抒情诗。

我在这里想特别提出一点来谈一谈。泰戈尔虽然生长在一个非常富于哲理与幻想的民族中，他的文学创作也继承了这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遗产；然而在八十年的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他始终不是一个把自己关在象牙之塔中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印度古代的仙人。他关心自己民族的兴亡，反对殖民主义

和帝国主义的掠夺，抗议英国的鸦片贸易，抗议法西斯的横暴，抗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华，关心周围的社会，同情弱小者、儿童和妇女，歌唱世界大同。所有这一切都表露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他既是低眉慈目的菩萨，又是威猛怒目的金刚。他这些优点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总之，我认为，泰戈尔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这一本散文选是一本非常值得读的书。我相信，中国读者会与我有同感的。我就是怀着这样一个信念，写了这一篇短序。

季羡林
1990.9.4

目 录

序言	季羨林
前往喜马拉雅山	(1)
童年	(9)
季节	(14)
图书馆	(20)
人生旅途	(23)
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	(27)
恒河畔	(34)
新雨	(37)
萨罗希尼号船遇险	(43)
昼夜	(58)
净修林	(62)
孟加拉风光	(69)
溺死的男孩	(90)
孟买印象	(95)
出访	(100)
诗人叶芝	(105)

雪	(110)
伊朗纪行	(113)
往事悠悠	(120)
春天的遐想	(130)
迎宾曲	(130)
生命——心灵	(142)
少女	(151)
中国和印度	(154)
阴天	(163)
小巷	(165)
云使	(167)
脚下的路	(171)
多刺的树	(174)
文明的危机	(176)
译后记	(185)

前往喜马拉雅山

削发、左肩挂圣线的宗教仪式即将举行，我急得整天抓耳挠腮，愁眉苦脸。挂着那玩艺儿怎么去上学？洋人的孩子对印度的牛抱有浓厚的兴趣，但绝不会看得起我这个年幼的婆罗门！^①即便不朝我的光头投掷什么破烂取乐，奚落嘲笑是免不了的哩。

正当我心事重重的时候，我被叫上三楼。父亲问我，我想不想跟他去喜马拉雅山。我若石破天惊地大叫一声“想”，这是道出我真实心情的回答。我就读的孟加拉学院附小，岂可与神奇的喜马拉雅山同日而语！

前往喜马拉雅山之前，我们先得在波罗普尔住几天。

不久前，二哥萨登特罗那德曾和父母游览波罗普尔。我听他讲的旅行故事，十九世纪高楣名门的

^①泰戈尔家族的种性是婆罗门。

见过世面的少爷决不会相信。我那时尚未学会准确判断哪儿是可能与不可能的界线，卡里达斯^①、伽斯罗摩达希^②对我不肯鼎力相助，彩色连环画和小人书也不提醒我注意分辨真假。我是上了当，摔了跤，才晓得人世间凡事都有铁的规律。

二哥煞有介事地对我介绍，没有特别的能耐，上火车非常危险，脚一滑就完了。火车启动时，必须使出吃奶的力气坐稳，不然让人一推，便没影儿了。我走进车站，心里真有点忐忑不安。等我毫不费劲地上了火车，还猜想真正的“上火车”在后面哩。

火车轻快地启动了，我仍未发现任何危险的征兆，感到十分扫兴。

火车向前飞奔；列车两侧，一排排绿树镶嵌的广阔原野，葱郁树木掩映的一座座村落，画一般迅速往后滑动，仿佛蜃景里的湍流。日暮时分，我们准点抵达波罗普尔。上了轿，我立即闭上眼睛，我宁愿波罗普尔的一切奇迹明天闪现在我清醒的眼前，提前在苍茫暮色中窥见奇迹的影子，明天的乐

①卡里达斯（1385—？）曾用孟加拉语改写梵文史诗《罗摩衍那》。

②伽斯罗摩达希于18世纪用孟加拉语翻译梵文史诗《摩诃婆罗多》。

趣将是不完整的了。

翌日清晨，我怀着怦怦跳动的心走到外面。先于我游览此地的二哥告诉我，波罗普尔与世界其他地方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当地的卧房与院里厨房之间的甬道上，尽管没有布篷什么的，走在甬道上，却完全感受不到阳光的照耀和清风的吹拂。我到处寻找这种甬道，读者听了大概不会觉得奇怪，我至今尚未找到。

我是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从没见过稻田。书中读到放牛娃的故事，就在想象的画布上，一丝不苟地勾画放牛娃的容貌。我从二哥口中得知，波罗普尔遍野是金黄的稻谷。和牧童做游戏，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主要的游戏，是从稻田运来雪白的大米，煮成香喷喷的米饭，和牧童坐在一起享用。

我急切地举目四望，唉，沙漠边缘地区哪有什么稻田！牧童可能在荒原的什么地方放牧，但一时无法和他们结识。

未遇见牧童的懊丧，转眼间云消雾散了。我观赏的景物，对我来说，已经够多的了。这儿，仆人不来管束我。职司方向的女神，用地平线在遥远的地方画了个大圆圈，我在圆圈里行动自由，不受干扰。

我当时还小，可父亲并不阻拦我外出游玩。旷野表层的土壤让雨水冲走，裸露出绛红的鹅卵石，

形状奇异的小石堆，洞穴，一条条细流，颇似小人国的地貌。当地人称起伏的沙丘为“库亚伊”。我用衣摆兜着捡到的五颜六色的石子，欢天喜地地回到父亲身边。他没有现出不悦的神色，也不说我耐心地捡石子是可笑的举动。相反，他惊喜地赞叹：“啊，这些石子真好看，哪儿捡到的？”我洋洋得意：“还有好多好多，成千上万颗呢，我每天去捡。”“很好，很好，用石子装饰那座土山吧。”他为我出主意。

当地人挖池塘，因下面土质坚硬而作罢。挖出的泥土堆在南边，形成土山似的高台。父亲拂晓上高台坐在蒲团上祈祷，旭日在他前面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他鼓动我用石子装饰的就是这个高台。离开波罗普尔回家的时候，我未能带回我捡的一堆堆石子，心里很难过。我还不懂得运石子不容易，运费惊人。其实，并不非要与攒积的东西保持关系不可。然而，心理上至今不愿接受那种事实。那天，天帝倘若大发慈悲，满足我的心愿，说：“你可以一辈子捧着那些石子。”此刻谈及此事，我恐怕笑不出声来了。

沙丘地里有一个蓄满雨水的深潭，碧澄的水漫过潭口，汨汨流向沙地，几条小鱼神气活现地逆水游泳。我异常兴奋地向父亲报告：“我发现了一股十分美丽的泉水，弄几罐来，可以喝，也可以冲澡。”

“太妙了！”父亲快活地附和，旋即派人去汲水，以此作为发现者的奖赏。

我常去勘探那片沙丘地，寻觅前人未发现的“矿藏”，我是面积不大、鲜为人知的这个小王国的李文斯顿^①。这是用倒置的望远镜观察到的国度：沙丘低矮，涧水细瘦，孤零零几株矮小的野黑浆果树和野枣树，几条游鱼约一寸长。不消说，发现者也很小。

大概是为了培养我的责任心和谨慎办事的习惯，父亲给我几块钱，要我学算账。并把他那只昂贵的金表让我上弦，全然不管可能蒙受损失。

早晨，他带我出去散步，遇见化缘的僧人，吩咐我布施。最后结算，账目怎么也对不上，剩余的钱比账面上的数字多出许多。父亲跟我开玩笑：“看来我应该聘你当我的帐房先生，钱在你手里会膨胀哩。”

我及时而认真地为他的表上弦，由于认真得过了头，金表不久不得不寄回加尔各答修理。

父亲有一本梵语《摩诃婆罗多》，他喜欢的章节全划上记号。他叫我抄录那些章节及孟加拉语译文。我在家里是个无足轻重的男孩，此时受此重任，自然感到不胜荣幸。

①李文斯顿 (1813—1871)：苏格兰传教士及非洲探险家。

送别了一本破旧的蓝色练习本，我搞到一本精美的日记本。从此，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利用日记本及其考究的封面维护诗歌创作的光荣上面。写诗的同时，努力在想象的面前，树立自己的诗人形象。在波罗普尔逗留期间，我爱坐在花园旁边一株幼小的椰子树下，伸直腿，在纸上写满诗句。然而，充沛的激情未能使那些诗作免遭失传的下场，它们最合适的载体——封面考究的日记本，步它兄长（蓝色练习本）的后尘，也杳无踪影了。

离开了波罗普尔，我们先后在萨哈卜甘杰、达那普尔、阿拉哈巴德、坎普尔等地小住，尔后到达旁遮普省首府阿姆利则。

在我的心目中，阿姆利则的金庙和天宫一样。好几天早晨，我跟随父亲前去瞻仰湖中央锡克教的庙宇。那里经常举行宗教活动。我父亲坐在锡克教徒中间，突然声调悠扬地与他们一道赞颂神明。他们听见一个异乡人竟能唱他们的颂神曲，惊异之余，极为热情地对他表示欢迎。他归来时总带着他们馈赠的冰糖和甜食。

我们在阿姆利则住了将近一个月，四月下旬，向达拉霍希进发。喜马拉雅山的热切召唤，已使我心神不定，在阿姆利则再也待不下去了。

我们乘坐滑竿上山，一路望见山谷里一片片早熟的春季作物，象蔓延的绚丽的火焰。我们早

晨吃了牛奶、面饼起程，傍晚在一座客店里投宿。我怕漏看了什么，一整天眼睛睁得大大的。山路转弯处、沟壑里，挺拔的树木枝茂叶繁，浓荫匝地。山岗像千年修行的隐士，几泓涧水似他的女儿在他怀里撒娇，随后淙淙奔出冷寂的暗洞，穿过树荫，滑下苍苔斑斑的褐黑的岩石。脚夫在阴凉处放下滑竿，稍事休息。我在心里贪婪地说：“为什么离开景色幽美的山区呢？在这儿定居多么快活啊。”

到了帕格罗塔亚，我们住在最高的山峰上。虽说已是五月，天气仍然寒冷，阳光照不到的阴坡，冰雪尚未融化。住所下面的山坳里生长着一大片雪松。我常常拄着铁尖顶手杖，在树林里玩耍。巍然矗立的雪松象巨大的魔鬼，拖着长长的身影。他们都几百岁了，那天一个渺小的男孩坦然地在他们身边走来走去，他们对他没说一句话！进入树荫产生的特殊感觉，很象触到阴冷滑腻的蛇皮。树底下枯叶上糅杂的光影，有如原古巨蟒的奇特花纹。

靠外一间屋是我的卧室。夜里躺在床上，透过玻璃窗遥望，朦胧的星光下，山顶的积雪闪着暗淡的光泽。记不清多少天夜里，我睡眠惺忪地看见父亲身穿赭色道袍，端着蜡烛台，轻手轻脚走到外面镶玻璃的游廊里，坐下做宵祷。

凝望着红日喷薄升起，晨祷完毕，父亲喝一碗

牛奶，命我肃立身侧，又诵念《奥义书》^①中的经文，做一次祈祷。

之后，他带我出去散步。他走得很快，别说我，连成年仆人也跟不上他。途中，我只得走羊肠小道，抄近路赶回住所。

父亲回来后，我照例学一小时英语。十点左右，用冰冷的雪水洗澡，一回也不许少。仆人不敢违抗他的命令往雪水里孱一瓢热水。为了壮我的胆，他讲述年轻时如何在不堪忍受的冷水里洗澡的情景。

喝牛奶对我来说是一桩苦差事。我父亲能一连喝好几碗牛奶，我不敢肯定能否继承他喝牛奶的本领。我必须跟他一起喝。无奈，只得求仆人做手脚。不知他们可怜我还是关心他们自己，往我碗里倒的奶沫往往比奶多。

用完午餐，父亲再次授课。但我已经支撑不住了，清晨丧失的睡眠开始报复过早的起床，我一面听课一面打瞌睡。看我实在不行了，父亲宣布下课。可一刹间我的困意冰消雪化了，精神抖擞地出了大门，朝众山之王——喜马拉雅山奔去。

①婆罗门教的古老哲学经典之一。

童 年

从昨夜起天空乌云翻滚，大雨滂沱。树木哑巴似地呆立着，鸟儿停止啼叫，眼前的雨景使我想起了童年时的黄昏。

我们儿时喜欢在佣人的房里消磨时光。当时，拼写、背诵英文单词的烦闷的黄昏，还没有压到我肩上。三哥极力主张，首先要把孟加拉语的基础打结实，然后再学英语。因此，跟我年龄差不多孩子摇头晃脑地背诵 I am up（我在上面）He is down（他在下面）的时候，我的英语知识尚未达到拼读 b—a—d = bad（坏）m—a—d = mad（发疯）的程度。

名门富家的仆人的住处叫作“憩室”，尽管家道中落，“憩室”、账房、正厅等名称仍死抱着我家的地基不放。说实在的，我家的境况已和穷人相差无几，几乎没有车马等摆场的负累。庭院角落里罗望子树下的茅房里，有一辆旧车，养着一匹老马。我的衣着十分朴素，很晚才穿袜子。早餐偶尔突破波